

##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《敦煌百家姓》

□ 刘毅超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


中古时期，姓氏之学蔚为大国，郑樵曰“姓氏之学，最胜于唐”，既有《氏族志》《姓氏录》等官方颁布的姓氏书，也有私家撰述的种种家谱。民间为了现实生活的需要，也流传着简明扼要的姓氏教材。《敦煌百家姓》即是流传于敦煌地区的一类具有实用价值的姓氏教材，张涌泉先生推测其形成于张氏归义军政权初期。此说甚是，国图所藏两件《敦煌百家姓》写卷，均是抄写在吐蕃统治时期写本《佛说无量寿宗要经》背面。应是归义军时期《无量寿宗要经》废弃不用，利用背面抄写《敦煌百家姓》。另据任占鹏统计，在已知的 22 件《敦煌百家姓》写本中，有 19 件为姓氏的罗列，其中 17 件以“张王李赵”开头，其余姓氏却有较大差异，似尚未形成固定的文本。

国家图书馆藏有 2 件《敦煌百家姓》写本。一件为 BD03955V（生 055）。卷轴装。首残尾全。正面抄写《无量寿宗要经》，首题“大乘无量寿经”，起“如是我闻”，讫“皆大欢喜信受奉行”，尾题“佛说无量寿宗要经”。背面为杂写，包括蒙书《上大夫》杂写，《敦煌百家姓》杂写，以及寺名“龙兴寺”杂写等。《敦煌百家姓》杂写写有“张王李赵李赵”等字，第一个“李”字仅写足上半部分“木”字，第一个“赵”字笔画亦未写足。



图 1 BD03955V《敦煌百家姓》杂写

另一件为 BD05673V（李 073），卷轴装。首残尾全。正面抄写《无量寿宗要经》，起“苾芻僧千二百五十人”，讫“皆大欢喜信受奉行”，尾题“佛说无量寿宗要经”。背面抄写三种文献，其一为《九九表钞》，其二为《乾宁三年（896）闰二月八日社人诮信母亡转帖钞》，其三即为《敦煌百家姓》。此件《敦煌百家姓》无首、尾题，共抄 67 行，起“张王李赵”，讫“含索女王”。其中第一行抄写整行“张”字，第二行抄写 3 个“王”字，自

第三行起，“李”字以下，均只抄首字，提行再抄下一字。故此件应为一未完成的习字。抄录姓氏 67 个，据《敦煌经部文献合集》校录，所抄姓氏依次为：张、王、李、赵、阴、薛、崔、卢、柳、郑、唐、刘、杜、范、董、茶、右、蒋、梁、黄、康、石、必、罗、白、米、史、曹、河、落、阵、齐、白、平、竹、岳、价、谈、尹、麦、郭、汜、罗、何、阳、昌、穆、牛、吴、成、胡、秦、告、同、、高、卫、游、朱、马、邓、令、索、女、壬。其中既有“张”“王”“李”“赵”“阴”“薛”“唐”“邓”等敦煌本地大姓，也有“康”“石”“白”“米”“史”“曹”“何”等反映敦煌华戎交汇特色的西域大姓。此件国图藏《敦煌百家姓》的特色在于，除去诸本均有的上述两类姓氏外，还将“崔”“卢”等山东“郡姓”抄录于相当靠前的位置，今检《八世纪末期—十一世纪初期敦煌氏族人名集成》，敦煌地区“崔”“卢”等姓人丁较少，“卢”居第 61 位，“崔”列第 69 位。若以实际影响计，似无可能位列前十。出现这种情况，合理的解释或是所据底本受到河西归附初期，归义军政权恢复唐制等一系列举动的影响。此件归义军时期的《敦煌百家姓》写本，虽然留存的文字不多，笔迹稍显稚嫩，却是千余年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稳步推进的见证，信可宝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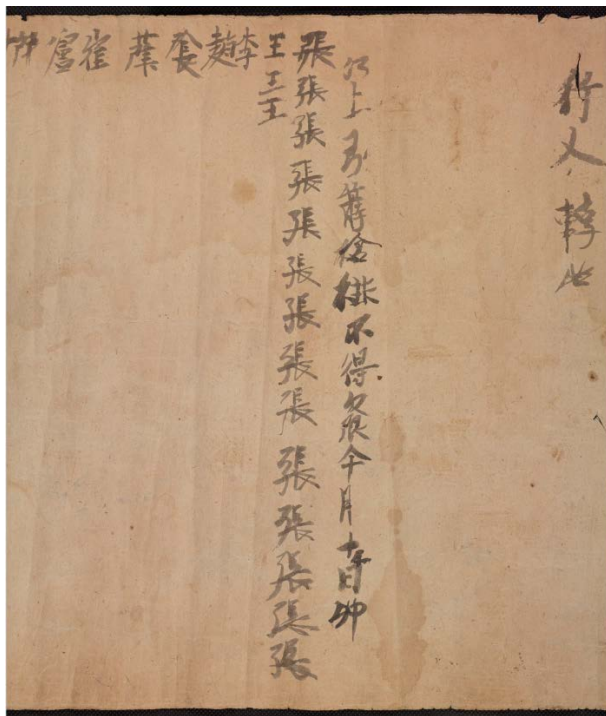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2 BD05673V 《敦煌百家姓》习字